

本刊已經呈准廣西省政府轉呈內政部登記

第十卷 第十一二三三期

新十一二三號(總號第二八三—五號)

發行者 華報社

發行所 桂林西外中街三十六號

本報價目：零售每份國幣三分，預定全年三十六期國幣一元，郵費在內。

نشرة الهلال مجلة اسلامية بطنه المينة 華月

本期目錄

- 月華論說
- 古蘭中抗戰的教訓
- 甘肅回民教育之推行
- 唐宋時中國大食交聘考
- 開話河州(下)
- 甯夏石嘴子禮拜寺(照片二幀)
- 自河西到青海(通訊)
- 伊斯蘭消息

月華 第十卷

月華論壇

抗戰期中回民團結的問題

日前接到國內外幾個朋友來的信，對於抗戰期中的回民團結問題，都有所論及。其一是突爾主編高文遠先生的來信，大致說：

『……今日負宣傳責任者，有一大前提在，國內各民族不許有挑撥之存在，此為人人所知者。然有一最重要的問題，即吾教內刊物，對於自己的內部，亦應立一宣傳之標準，即國內五千萬回民中，無彼此界限之分。若自己先分出彼此，則敵人之分化，必加於吾人之頭上。所謂「回教」「回族」「回民」「漢回」等名詞，相繼而起，把整個民族，分為殘破不完的小單位。敵人的用意無非引起內訌而已。乃近來一般人不知敵人的毒計，時常自己分化，以分散自己的力量。如此，何以圖回民之團結，報効於國家？……其次，敵人近造謠離間中央與西北回民，放出許多不合道理的空氣，如「回回國」等鼓吹之，希對此有所注意！……』

其次是近東訪問團薛錦章先生的來信，大致說：

『……不過有些事，使人寒心。國家民族到如此情形，我族仍是亂陣線，何居心歟？——土耳其稱我輩為國際騙子……又發幼稚荒謬之言論。此種嘲罵，固不值一笑，但影響於整個回民者至大。……』

由這兩封信，看出抗戰期中回民的團結，有三個危機。其一是妄立名義，橫分界限，自己亂陣線，由於回民自己不能團結，而影響到整個民族的合作力量。其二是立於私人利害進退的立場，以減低自己救亡的力量。其三就是敵人希圖把整個的回民從中央的旋轍之下分化出來，以遂其深入西北之企圖。這些現象，都是抗戰期中最大的

危機。對於第一點我們希望大家知道促進回民團結，即所以促緊整個民族的團結，小的團體不能堅固，就談不到整個民族的團結。對於第二點，我們希望對救亡工作中的同志，只有自己加倍努力，彼此互相勸勉，對自己不要自命不凡，對他人不要指瑕索垢。對於第三點，則久已是彰明較着的事實，希望我們回民立定脚跟，看清環境，不要爲人所誘惑；同時希望我們賢明的政府對於人分化回民的伎倆，要加以嚴密的注意。

巴勒斯坦問題又趨嚴重

糾紛已久的巴勒斯坦問題，最近又突趨嚴重。英政府且電令駐希軍隊就近即開赴該處，以資彈壓。情勢緊張，可見一斑。我們還記得一九二九年的一「哭牆」事件，回猶兩民族發生衝突死傷多人；以及一九三六年因回猶衝突轉變而成的阿拉伯人反英鬪爭，延續了幾個月，大傷英政府的腦筋。這個近東的問題，在彼時或者僅止是近東，至多釀成地中海的問題。而在此遠東戰雲瀰漫之際，英國對於遠東有舉足重輕之勢，假如英政府仍然沿襲以前的「繫絛解鈴」的故智，不思澈底根治，祇以武力來彈壓不甘屈服的回教民族的話，說不定要星火燎原，影響到對於遠東監視力量的消滅，甚至引起日寇對華南的無視一切的侵略，而終于損失英國在華的全部權益。我們知道回猶之爭，固是一方面由於猶太

建國心切，另一方面是阿拉伯力圖保護固有的權益，而英政府之偏袒猶太，來對付經濟地位比較低落而富有獨立性的阿拉伯人，以滅殺它們的反抗力量，也是極明顯的事實。然而時勢至今，這個傳統的政策，應很有檢討的必要了。最近某報國際述評對於巴勒斯坦的問題，立在極客觀的地位，發表很警闢的一段話，我們把它介紹在下面：

「英國抹煞了在巴勒斯坦狹長地帶上有悠久的回教文化，有百分之七十三的阿拉伯人……等客觀事實，硬要實踐它一九一七年的貝爾福宣言，使僅僅佔有百分二十七的猶太人，反賓爲主，建立猶太人帝國。十多年來，由於這一政策的實施，不但發出了猶太人的復國運動，并且使流亡在外的猶太人源源不絕的移回故土，挾其雄厚之實力，把大部份的工業從回教的阿拉伯人手奪出來……在此遠東「戰鼓正酣」的時候，我們希望英政府「務其遠者大者」，對於這個近東解放問題，推翻過去宗教上和種族上的偏見，迅速謀一澈底合理的解決！免得日寇看見了地中海邊的風波未平，索性不顧一切，無視英國在華的種種權益，或在華南又瘋狂地蠻幹起來！如果英國舍遠而圖近，不顧慮到這一層，那就會因小失大，張伯倫的算盤，終是不合算的。」

英國向來是不惜以全部力量維護既得權益的，我想它對於在華的權益，當然不會輕易的放棄出去。

古蘭譯解

劉麟瑞

第七十八章 迺伯一（信息）凡四十節、默克下降。

彼等相詢於何事，於彼等所對之爭議之重大消息耳。否否，彼等將即曉然。再曰否否，彼等將即曉然。我豈未以地爲毯，以山爲釘乎？我造爾等爲兩性，我置爾等之睡眠爲安息，我置晝夜爲衣，我置白晝爲生業之時。我於爾等上面建築堅固之七層天，我造光明之燈。我由醞雨之雲中降豐沛之水，而用之現出籽粒、穀禾、與繁茂之園。分明之日，確是已定之期。當鳴角之日，爾等紛紛而至，天開分爲各門。群山行動而成映影，火獄確是必經之地。是衆背逆者之歸所，彼等年久遲留其間。彼等於火獄中不得嘗涼爽、與飲料，惟有沸水、與穢膿。是乃適合之報酬。彼等確不望清算，彼等以我之顯跡爲虛妄爲虛妄。種種事業，我曾記錄之，爾等其嘗之。我絕不增爾等以刑罰之外者。敬慎之人，必獲幸福，若各項果園葡萄樹，年齡相等降乳之處女，與滿酒之盞。彼等於中不聞妄談、與虛誕，是乃出爾養主，猶調育天地萬物，慈主之報酬，充分之賚賜也，彼等不能對之叙談。當魯哈與衆仙使列班而立時，彼等不能發言。惟有已得慈主允許，並語正當之言者。此是應有之日，意欲之人，則向其養主取一歸所。我確已警戒爾等以相近之罰責。是日，人可親見其雙手送與前者，衆不信者且曰吁！願我原屬塵埃也。

一般非穆民，他們彼此互相詢問差遣至聖的事情，並問他人說：「他是欽差嗎？他所拿來的這種消息——即宣稱：確實他是真主御前的特使，他勸人信主獨一，信仰末日，即復生日，即每個人之行爲受咨詢之日——是什麼呢？」所以真主用「彼等相詢於何事」的話責斥他們。然後他說：「於彼等所對之爭議之重大消息耳」。這種消息，一部份人否認他，一部份人却在猶豫着他的「實在」。然後他以「否否彼等將即曉然。再曰否

否，彼等將即曉然」的話向他答辯否認和猶豫。即將真象顯示給他們，使他們知道了消息的「實在」。而在後世立起他在他們中間分明的日子，對於他的猶豫也就斷絕了。然後他以他的大能之證與他的普惠之蹟勸化他們，所以他說：「我豈未以地爲毯……與繁茂之園。」亦即謂：誰在人類上施了這樣偉大的恩典呢？他在他們迷誤之後對於他們未曾忽略了差遣勸人信彼獨一的勸化者；與他的端莊之道的引導者；與以清算之日誠人者

。凡差遣該使者以及實現勸人信仰他的一切末日事項，如他在「分明之日……」等語中所提及的，在具有這種德行的人——真宰——上，並不是艱難的事。

「消息」即將他顯示與人的那個信息。「否否」，乃制止，及拒絕荒謬的造謠，「毯」即鋪墊。真主將地面置爲人類的立足之地，並使一切牲畜居住其上，因此它便成爲他們鋪墊了。「釘」，山原來只是一些釘子，因爲它凸出於地面，恰和釘子釘入其中而凸出的一般；並且因爲它鞏固了地面，與制止它的幌搖震動，又恰如釘子管住帳幕一般。根據這個比喻，大地的各方，便好似受到了他的扶助。設非羣山，那大地一定會借着地心裏的長久激蕩的力量而永久地震動着的。「兩性」即男女，主使其完成親愛，與生活快樂上的互助，後嗣的傳留，並藉教育而去成就他們。「安息」即死亡。安息者，即死亡者。這種死亡，乃是一日中的數小時，它能息養精力於疲乏，興奮之於懶散，它可以回轉已然失去的力量。假若睡眠不是死亡，覺醒不是復生，便不得完成這種「血氣之養」了。身體的衣服，是遮蔽他的。「夜」類似衣服，因爲它能以它的黑暗遮蔽人們。這種遮蔽，對於人類，有着衣服的一切功用。如衣服可以禦寒暑，可以蔽羞體於觀瞻一樣，它可以使人在其中隱匿以避免敵人以及捕食動物的追逐。

「生業之時」即生活。依照他把睡眠置爲死亡的那樣，而把覺醒置爲生活，白晝就是這種生活的時間，即置白晝爲生業時間之意。他們在其中醒覺，而輾轉於一切需求營謀之中。「堅固之七層天」，即七個軌道——其中有七顆著名行星者。特別把它提出來，乃爲顯出它，使一般人認識它。雖然，他却已經建築了比它更偉大的東西——即在它後面的一切上天世界。以堅固形容它，因爲它是精密堅實的，時光的過渡不能影響它的緣故。「光明者」即發光者。「光明之燈」即太陽也。「醞雨之雲」，當鳥雲集合時，即水分凝集的時候來到，雨便由雲中降下。「豐沛」即多量傾瀉意。「籽粒」，是人類拿來當作食料的東西，如大、小麥。「穀禾」，是牲畜拿來當作食料的東西，如乾草、糠。真主曰：「爾等食！並牧爾等之牲畜」又：「爾等及爾等家畜之享用」。「園」，即花園。其中有繁盛的樹木，或是叢樹。「繁茂」即樹木稠密，因枝相連，樹條長之故。

「分明之日」就是末日。真理將在其中顯明；人心上的幔帳、眼睛上的蒙蔽也將除去；真主將在真偽之間分明。「是」已定之期，「人類至於末日，而相聚其中，以便各人見到他的工作結果。「是」字，與此相同，即真主決定了它（末日），而又定奪了它。「當鳴角之日」，所謂鳴角，乃比喻末日到時真主之急於復活人類，無可相與比擬，惟有一鳴號筒，而他

們便忽然起立而視。在吾人，只可信仰傳來的鳴禽之事，而不必知「角」的實質是怎樣。除此而外去研究，等於嬉戲，在回教人上是不許可的。「紛紛」指一切宗族民衆。「天開分」，在該日自然次序變動後，則大地不能仍「載」而以存；天亦不能仍「覆」而以遺。對於諸靈，天唯多數啟之門；亦無什物阻礙諸靈之行。後世乃另一世界，非今日吾人所在之今生世界也。吾人信仰已然傳來之彼所講述之消息，當傳述者無妄時，則不可探究其實在。無疑的天之所以阻隔着我們，只是因為在這今世生活裏。我們而別一個創造，就不這樣了。天對於我們只是這些門戶，我們可以憑真主的口喚從吾們所要的任何一個門中進去。天分開的意義或者也與所謂「當天碎裂時」「當天崩潰時」「天際烏雲碎裂之日」同意。此即星系發生紊亂後，其間之聯繫關係已失去，在人們所謂的「天」中便只有一些道路門戶了，在其中也遇不到些許東西了。那便是「上宇宙」的毀壞，與下宇宙的毀壞一樣。「群山行動」以喻該日地面的震蕩。是日，羣山離已不在它的固有根基上了，它的原有「定力」已失，它歸去，好似一片陽氣——從遠處可以見到它。但如果捉摸它便毫無所得，那是因為它的分子分離，本質消散的緣故。

然後他（真主）歷數他的各種德性，以及他的差遣欽差與扶助他的能力之證據。他又提及欽差與違逆他的人之間的分明將

在末日。他又提及他（末日）的警恐以及他的一切事情，與今世事情之不同，用來警嚇一般不信者。他並明述他們所領受的一切，並說明：的確「火獄」乃刑罰之所，真主曾經定奪了它。

「是必經之地」即是界限，在其中給他們預備着罪刑，那便是他們所達到的歸宿地。他們貧困，窮乏，將在其中居住悠久的期間，在其中得不到些許恩典與快活，他們在其中也嘗不到舒暢，給他們減輕火獄的熱。並且嘗不到飲料，只有滾水與從他們身體上流出的膿汁。這是合乎他們的一切行為的報復。因為他們原來並不顧及清算之日，因此他們便為非做歹，並故出醜陋行為，且不信服真主為證實他的欽差而立的一切證據——着實不信服。真主把每件事情記在他的「妙知之冊」中，不能遺去他們中所發生的些微事情。他將要對他們實踐他們一切所為的還報。將來他的清高言語也就是對他們說：「爾等其嘗之，我絕不增爾等以刑罰之外者」。

「歸所」即歸宿地。「遲留」即居住，「年久」即彼等永久居留其間，以至無盡。「涼爽」即空氣之涼爽，或即睡眠，由一部份阿拉伯人中傳來：「涼爽止住睡眠」。「穢膿」乃如常流出於火獄居者身體上的膿汁。「適合」乃勉強用以形容報復者也。「寫」佔「記錄」之地位。……或「我會記錄之」係「我會書寫之」之意，因「記錄」必依「書寫」。此處之所謂「寫」乃按照適宜「真宰清正」

之方面而言，他比較我們所知道的「書寫」超絕之至，而精確之方面亦比較甚強。雖然，吾人未受「深究它」的誤派，所以那是屬於我們所歸信的事物，而吾人將知悉他的「真象」委託於其宰。

「敬慎之人……並語正當之言者」——在他表明不信者的情形之後，又拿來了敬慎之人所獲得的那個，的實他們將在天堂之中以最大的代價獲得勝利——他形容他去形容其中所有的那些天堂。的確那是天地的掌握者——大慈大惠的主——對於他們的恩賜，天地中的一人也沒有權力和他在賞罰的事情上接談，不然，他是在其中獨自料理的——於他在其中立起靈魂，未見世界中的清潔造化及排列的天仙之日——並無一人敢言，除非慈主與以口喚並語正當言語的人。

「幸福」，即恩典賞賜之勝利。「果園」，即其中有各種茂盛樹木的花園。「葡萄樹」，特別提出它，乃是因為他重要的緣故。「降乳之處女」，即它們的乳房已然豐滿的那些女子。一年齡相等者」，即是那些同一年紀的女子。在天堂中享用這種女子，屬於人們按照快樂方面在這今世所想像的那些，他却不知道他在天堂中的真像。我們至當信實的即：「依照相合另一世界而言，他是絕對快樂的享受」。「盞」即人飲於其中之水晶杯。「滿酒」，即充滿之小河，滿溢之池。「妄談」，即不關緊要的言語。妄談與虛誕，皆真誠之人引以為苦者，乃傷彼等之心之甚者。故真主欲從他們上棄絕那個。「充分」，即滿足。「魯哈與衆仙使」，乃真主之造化物——在吾人上隱匿者。吾人未受研究其真象的責任。他的生滅，乃是按照相合他的方法，以及這節尊貴明文所表明的那種方法的。他們接近主，而他們任何人不能為一人講情，不能尋求施恩。除非真主給他口喚則可。

他不與人口喚，除非他知道人將答復他的那人。這種言語，只是貴重的一樣——對於真主用他來許可他的那人。他把他專屬於他所意欲的人。在真主所要的那個中永無影響。

在他於「分明之日，確是已定之期」言語中提說了這些：末日是約定之日，在其中於真假之間分明，與除去心上的疑障，與解明如何在其中將世界由一種情況變到另一種情況，如何復生死人，並聚集他們之後。他又提起：受刑之所，乃愚昧者隱昧者所至之地。在那相約之日，的確勝利是許約給天國之民的，他用「那個，他們將在那一日應受他」來結束計算他為他們所預備的那些言語。他用從前未有的別個描寫而描寫他。他便是：「他確實魯哈與衆仙使在其中排班而立……」他緊接着那些叮嚀：的確這日是真實的，無疑的，他來到而無虛假。如果這一日無疑的確是還報之日，且是無從逃避的歸所，而人類在其中是兩夥，一夥是還主的，被逐的，他的歸所是火獄，受刑之所，而一夥之歸所是近主的，是尊貴的住處，那裏有真正願望的人，且去採取歸至真主的歸所，與幹使他接近他與使他到於他的尊貴二處的清廉工作罷。

然後他返回驚嚇對方的一些謬逆的人，並令他們隄備他們的謬逆結果，故此他說：「我確已警戒爾等以相近之罰責」。是在前面所形容過的。因為他們由其中獲得他們的死亡結果。靈魂一旦分離了形體，等待它（靈魂）的那些便展揚給它了。他如常是在從他上痛苦之中，以至於人們見到他的行為顯現在他跟前，並呈現於他的那一日遇見了他。那時，一些隱昧者由於所遇的厲害與所見的害怕而說：願我原屬塵埃也。他情願轉為無機物，「生」的福分沒有來到。

「警戒」，即於實現之前，以所惡者表述也。「人」或男或女。

古蘭中抗戰的教訓

張玉光

——桂林回比抗敵建國週年紀念會講詞——

去年的今日，爲凶殘的日寇，借口蘆溝橋事變，開始侵略我們中國，以實現其大陸政策，而滿足其獸慾的日子。那時敵寇大言不慚的吶喊着：「用不了三個月，便可擊滅華軍，顛覆國民政府，併吞整個的中國」。然而直到今天，已經抗戰經過一年之久，倭寇不但沒達到其獸欲，反蒙到很大的損失。而我們呢，不但沒被敵寇擊滅，反而愈戰愈勇；不但完成消耗持久戰的使命，並且屢次反守爲攻，曾殲數十萬敵衆，這足能證明我們抗戰的勝利。七七的今日深堪稱爲我們抗戰建國的紀念日了。

我們回教民衆，爲中國國民，當負起國民的責任，服從最高領袖，因保衛國家而抗戰。同時又爲回民一份子，更有遵守古蘭中教訓的義務。茲將古蘭中關於抗戰的數段譯出，以增加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念。古蘭云：「逆敵不要態度自己爲先進，的確他們不能屈服正義，你們準備自己所有的勢力、和兵馬，開始威脅真宰的敵人和你們的敵人。他們的後台，你們不能認清他們（是誰），真宰能認識他們。你們所用於正道（戰爭）的財物，他仍歸還你們，你們不要行虧。（八、五九——六十）」日本野心洶洶，自以爲高過一切，欲做亞洲太上皇的迷夢，非止一日。像他們這樣的

無道德，無人倫，奸淫屠殺的獸軍，決不能屈服正義。所以我們應本着真宰的意旨，開始準備實力，來打倒正義的罪人，人類的仇敵。即便意德等國因爲法西斯氣味相投，而違反人類正義，在精神物質各方面，資助倭寇，但我們爲了正義的驅使，決不以敵人有此後台而氣餒，因爲我們相信真宰是主持正義的。我們最要的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來自力更生。我們所用的錢財，真宰仍回償於我們，切不要惜力愛財，失去報國的好機會，以誤自身萬世的光榮。

古蘭是救世的大法典，不受時間和空間性的限制，實非謬語。請讀以上二段，好像針對着日寇下降的一樣。下面接着再繼續譯二段真宰命至聖於抗戰時所具的態度，和必勝的條件，做我們同胞禦敵的教訓。古蘭云：「噫！至聖，你當催促一些教生去抗戰。要是你們中有二十個耐戰的人，便可戰勝二百個。如你們中有一百個，便可戰勝敵人中的一千個，以其不覺悟的緣故。現在真宰減輕了你們的「責任」，他知道你們中，有「意志」薄弱的，所以你們中有一百個耐戰的，可戰勝二百個；你們中一千個，可戰勝二千個，是以真宰的許可，真宰是相同一切有忍耐者。」（八、六五——六六）

我們就此兩段古蘭經來講，可以看得出很重要的數點：

1, 真宰命至聖，催促我們抗戰，可見保衛國教是回民不可免的天職。

2, 抗戰必勝的條件，是要耐戰，所以必得抱定敗則勿餒，勝則勿驕的態度，方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3, 我們忍耐的程度愈大，則抗戰的效率愈高。

至聖第一次抗戰，據說僅僅率領購經傳教的一百餘文士，在武器方面除三隻寶劍外，都持着木棒。敵人則皆英勇善戰，兵甲

銳利之士不下二千之衆。至聖和衆賢士，抱定必死的決心，沉着

應付，卒能擊退強敵。所以一能勝十。後來入教的人數增多，其中良莠不齊，有意志堅決者，亦不免意志薄弱者。其耐戰的程度

既差，而抗戰的效率亦隨之降低，所以一只可勝二。古人云：一兩軍交綏，哀者勝矣。」大概也是這個意思。

有血氣的回教同志！你們讀了以上的四段古蘭經，心中當作何感想？我們的國家，已到了最後關頭了，請你們担上保國衛教的天職，熱烈地向着抗戰殺敵的大路上邁進！

成達師範學校福德國書館鳴謝啟事

馬毅先生贈中國文字與書法一冊 建國

方略一冊 抗戰文選一冊 東京牢獄

中一冊

王徵言先生贈怎樣做救亡工作一冊

列甯的故事一冊

潘穎舒先生贈津浦北綫血戰記一冊

中國與中國人一冊 自由中國一冊

張運昌先生贈抗敵雜誌等八冊

楊家源先生贈世界智識等共十四冊

白鵬飛先生贈近代經濟學說史等共七十

四冊

潘穎舒先生贈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一冊

法律講話一冊

白葆生先生贈桂林白公雲程暨德配薩老

太夫人八旬雙壽重拜花燭褒詞詩文聯

語合刊

艾宜裁先生贈蔣委員的戰略與戰術一冊

桂兵佳語一冊 抗日戰綫與國民革命

一冊 抗戰教育一冊 英意協定有什

麼影響一冊 抗戰中的西北一冊

蔣委長的抗戰問答一冊 戰時鄉村工

作方案一冊 李宗仁將軍指揮下淮河

大戰一冊 廣西的基層幹部一冊 游

擊隊政治工作概論一冊 第五戰區皖

北戰場一冊 我們要不要承認意大利

吞併阿比西尼亞一冊 抗戰可以同時

建國嗎一冊 廣西空軍在抗戰中一冊

東戰場上的五路軍一冊

獨立出版社贈抗戰與經濟一冊 徬徨沒

落中之日本一冊 抗日先烈記一冊

中日戰爭與蘇俄軍事動向一冊 抗戰

中的問題一冊 陳獨秀與所謂問題一

冊

新疆旅京同鄉會贈天方月刊十冊 抗戰

通訊十冊

白壽彝先生贈古今僞書考一冊

謹此鳴謝

甘省對於回民教育之推行

克行

西北問題的嚴重，已不是近幾年來的事。「開發西北富源」一推行回民教育」，更爲社會一般有識之士所早已高唱入雲。但，事實告訴我們說：唱者儘管喊破嗓子，當局自有當局的主張。西北的問題，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年二年，十年八年的敷衍過去了。近年以來，由於國難日益嚴重，國家當局及一般有力團體，對於這個問題，也很加以注意和謀解決的辦法。但是，成績是什麼？實難使人得到一個具體的解答。截至今日，西北的民族問題，教育的低落，不可諱言的仍然深深的劃着一條鴻溝，極顯著的表現於廣大而複雜的社會層內，這種現象，或須爲一部份未曾深入西北的人所不大相信。但，在任何人深入了西北，實地考察了西北問題之後，當能立時覺悟，深信無疑！

蘆溝戰起，火藥氣味瀰漫全國，我大好山河，華北江浙，相繼淪陷；我百千萬同胞不堪敵人的摧殘，相率逃避西北各地，西北便形成了我國唯一的大出路了。同時，自敵人封鎖了我國的海運以後，我國爲求得國際間的聯絡，軍需軍火的輸運，除取道九龍，越南外，不得不取道西北，造成中蘇密切的聯絡綫，在這種情形之下，西北又是極重要的國防綫，「保衛大西北」，人人都感覺到這種任務的萬不可疏忽！因此，西北的重要性，無庸多講，自

能瞭然。近來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和一般有識之士的深入西北工作，確是極有力的表現。政府當局也認清這個問題，實在不可輕忽，一方面派遣大員及許多團體，接踵前往西北宣撫及宣傳；一方面令飭西北各省切實推行回民教育，這在在都表現着西北與國家，息息相關。如謀解決，其根本辦法，當務之急，還在回民教育普遍的發展。近來甘肅全省教育的大整頓，回民教育的積極推行，實爲劃時代的轉變。這個轉變，從狹義方面來講，固然是回民本身的福利，從廣義方面講來，實在是國家復興建設的必有現象。吾人爲國家復興打算，謹就甘省近來對於特殊教育的推行，一方面依憲報告給國人，獲得一個概念；一方面就經驗所得，管見所及，略加申述，望國人注意及之。

甘省回民教育回顧

溯觀我國歷代統治階級，向以民族分化政策宰割全國同胞，至滿清時代，其毒狠之分化手段，爲空前所未有。民國初年，軍閥割據，西北各省軍閥仍因循過去分化民族的遺策，對於西北回漢同胞，極盡分化挑撥之能事，每次事變，必釀成巨大的流血慘劇，回漢感情，日趨絕裂，從而遺下西北回漢同胞不可解除的仇恨，

西北民族問題久不能解決，回民教育久未能普及，這確是主要的原
因。中央鞭長莫及，對此等貪惡之軍閥，亦無可奈何。民國初年
，回教名流馬福祥諸先生，曾在本省籌設清真小學多處，惟因不
能得到當局切實長久的扶助，致收效甚微。年來政府對於邊疆教
育之發展，亦頗注重，本省回藏蒙民教育，也有專款撥發，實行
設辦，惟因省府當局多將此種責任委諸各縣縣長，並無行政機構
，專司其事。而各縣當局或因仍持錯誤的觀念，或因敷衍搪塞徒
作公文的報銷，事實上並未認真推行。民國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中央均有專款撥發本省，令飭設施邊民教育，但均難找出相當成
績。回民教育的生機，也就這樣雖生猶死的過去了。

現階段甘省回民教育

查甘省回民，不下二百萬，佔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強，是回民
比較最多的省份；而本省又在中央直接統轄之下，殊為西北唯一
的省份，最近中央為發展各民族教育（尤為回民教育），特委派專
人切實推行特種教育。依據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參酌邊疆各民族
的實際情形，為適應時勢的需要，提高邊民的生活知能，發展回
藏蒙民教育起見，本省教育廳於本年三月初特添設第四科，羅致
回教專門人才，辦理特種教育計劃，計本科成立迄今，不過月餘
，一切均屬初創，困難情事，自不能免。今後惟有漸次使其組織

健全，機構統一，縱有困難，不難克服，茲將本省關於特殊教育
的推行辦法，分述於後：

一、教育行政機構的確立。

過去西北回民教育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沒有完善的教育行
政機構，甘省自不能例外。過去一般朝野人士對此異常忽略，甚
至根本沒有認識，致缺乏專司其事的教育行政機構，以督導其合
理的發展，而一般回民大眾對教育既不瞭解，更無所適從，以致
得不到求知的機會。自全民抗戰發動後，本省為適應時勢之需要
，首先擬定發展特種教育計劃，籌備以來，為時甚短，又因事屬
初創，教育行政組織，尤非短時期內所能達於健全的地步。因此
，暫擬（1）在教育廳內特增設一科，凡本省特種教育（回藏蒙）
之一切事宜，統由本科負責處理，本科成立以來，即草擬各種教
育計劃，迄今除一部計劃先行推進外，其大部計劃，在短期內，
當循序相繼積極推行。（2）同時關於本省特種教育的發展，為切
實推行，俾收實效計，擬於本廳督學室特增設二督學，以收專司
特種教育督導之效，此項督學最近將來即可實現。（3）並為適合
回民的特殊需要，由本廳特別設立回文，或教義及其他課程編纂
委員會，以編訂該項標準課程及教材，以便推行回民教育有所遵
循，此項組織，短期內雖未能設立，但為適應特殊的需要，將來
勢須組織設立。

二、教育計劃的擬定

甘省回民佔全省人口重要成分，而藏蒙二族僅居極小地位，所以特種教育的發展，自以回民教育爲主要對象。尤其在這全民抗戰的時期，動員全國的民衆，喚起回民同胞，從教育下手，自爲治本的辦法，且以教育的力量，極易收到實效。故本科首先從推行回民教育入手，乃草擬甘肅全省回民教育計劃一書，其內容概述於後：

(1) 各縣

甲、學校教育——關於小學教育之推行，暫擇定本省回民聚集的縣份，皋蘭、臨夏、臨潭、化平、清水、天水、海原、固原、平涼、慶樂、武都、甯定等十餘縣，各先行籌設回民小學。爲收統一之效，特採用中心小學制，擇定回民聚集之適中區域，設立中心小學一處。同時分別依據實際需要，各縣各設立分校若干處，由分校主任負各該分校之責。中心小學校長對所屬分校，須負全責、統籌辦理。

乙、社會教育——社會教育之推行，一方面在提高一般回民的知識水準，改進回民的生活能力；一方面在灌輸愛國的觀念，激發回民抗戰的情緒。而此種社教之籌辦，應完全責成中心小學校長，協同所屬各分校主任，切實設施，藉以掃除文盲、救濟回民失學青年，而加強國家抗戰的實力。

(2) 省垣

甲、學校教育——(A)整頓舊有小學：蘭州市計原有回民小學五處。除皋蘭縣縣立河北金城關小學一校外，其餘四校均爲甘省回民教育促進會所設立，該會所屬四校之經費，除由甘肅省政府補助常年經費六二五〇·七五二元外，餘均由回民熱心志士，自由輸捐。(B)創設省立蘭州東關回民小學：查蘭州市回民不下千五百餘戶，以此規模極小之數校，實難收普遍救濟失學兒童之效，故特在省垣下東關回民聚集之區，先設回民小學一處，由廳委聘哈福貴先生爲該校校長，現已籌備成立，開學授課矣。(C)籌設省立蘭州特種師範學校：回民教育之推行，每感師資人才之缺乏，西北文化蔽塞，教育低落，師資人才，尤爲缺乏。而回民教育的普遍推行，勢需要大批的師資人才。在過去蘭州鄉村師範學校，有蒙回藏師範班之設，但規模既小，而性質又非獨立，雖有如無。故爲適應時勢的需要，擬在省垣籌設省立特種師範學校一處，以專收回藏蒙青年爲原則。同時該鄉村師範所屬之蒙回藏師範班，亦擬併入該校。此項計劃，業已草擬就緒，一俟省務會議通過，即行籌備設立。

乙、社會教育——推行省垣社會教育，其主要辦法爲民衆學校及民衆夜校，省垣計除省立東關回民小學，因係初設尙未設立夜校外，其餘五校均已設立民衆夜校。至於全省之社會教育，亦

擬漸次推廣，設立民衆教育館或其他社團，以資分門別類，灌輸回民的社會常識，回民的愛國觀念。如果真正能切合回民的需要，改進回民的生活，提高回民的知能，方可臻於至善。

(3) 戰時教育的實施

集中全國的力量，動員全國的人民，須要實施戰時教育。喚起回民，保衛大西北，更應實施戰時教育。關於戰時回民教育的設施，不外(1)普遍的宣傳；(2)系統的組織；(3)嚴格的訓練。這幾項工作，以第一項爲最重要。近來各種宣傳團的深入西北，也就是在作喚起民衆的工作。這項工作，施於回民，其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竭力與禮拜寺取得適當的聯絡，以禮拜寺爲中心樞紐，利用回民的特殊集會，節日等作有力的宣傳。各地的社會教育，亦應與禮拜寺打成一片，這樣作起來，戰時教育的實施，定能收到極大的效果。本省關於戰時回民教育實施的原則，也無非向着這條路線邁進。

三、調查工作

(1) 爲清晰明瞭各縣回藏蒙各民族的分佈情況及學齡兒童的數目，須先作系統的調查，以便因地制宜，視地方環境之如何，以爲分別設校。惟西北交通不便，若由教廳派人調查，需時甚久，故祇有訓令各縣縣長，依表切實調查具報。此項調查表，由廳詳爲製定，內容包括：各縣回藏蒙各民族的人口，分佈情況，學齡

兒童的數目，習尚，有無學校等多項，業已分發各縣據實調查。

(2) 調查登記回教失業青年。回民教育的實施，將來需人極多，其補助的辦法，一方面調查本省回教失業智識青年，予以登記，以備將來給以適當的安插，一方面爲補救的設想，擬舉辦師資訓練，無論登記的回教青年，或用招考的辦法，使得他們得到適當的訓練機會。(按此項登記辦法，業已實行，惟因回教青年子弟多不讀書，登記者頗少。)

四、特殊教育的特殊問題

(1) 課程問題——回民知識蔽塞，因認讀書爲叛教之漸，實爲普遍的現象，因此弄得事落後，形成國家無用的分子。這種教育的障礙，如果在西北一日不能消除，則西北問題，也便一日不能解決。解除這個困難問題的辦法固然很多，而課程問題，自屬重要。因回民不使子弟入學，主要是因爲普通學校設有回文及教義課程的緣故。查近年教部所頒教育法令彙編及修正中小各規程之規定，設施回藏蒙各民族教育，爲適應環境的需求，僅添授各民族語文極少時間，且原則上雖是這樣，而實行上未見有具體辦法與效果，這是亟應設法解決的。吾人認爲特種教育之設施，勢須切合特殊環境之需求，根據各民族的特殊須要，予以適當而合理的變通。教部所頒規程，時間既少，又僅限於回文一科，施於小學，更使兒童極感乏味。故爲完成國家發展回民教育的至意

，真正改進回民的生活計，亟應增授切合回民環境的需求，適合回民兒童胃口的課程，如回教史事、教義等均應在增授之列。舉一實例來說：省立蘭州東關回民小學在籌設的時候，招生廣告張出週餘，而未見學生一名到校報名。但國家的教育不能不推行，旋由著者同該校校長哈福貴先生，挨戶調查學齡兒童，並藉以解釋政府辦學的至意，同時更將加授經文，教義的辦法宣告給他們。因此，他們一方面知道我們是回教人，特別表示親切信任，一方面又知道要念經、講教義，乃更爲興奮。這樣，不到一天工夫，爭相送子弟入學，而學生已超過定額了。這種力量是何等的偉大！又何不即時利用呢！

(2)改善寺政教育——第二個特殊問題，就是竭力設法救濟一般在禮拜寺內念經的青年學員。這些青年，就是宋來受人尊崇的阿衡(教長)。西北宗教潛力極大，禮拜寺佈滿了西北的任何角落，寺政教育(專設回文、教義等課程)，更爲發達。這種寺政教育的結果，一批一批的造就些不曉社會常識，不關心國家事情的阿衡，這又是國家多麼大的損失！所以我們認爲要彌補這種損失，亟應改善寺政教育，助長其合理的發達，一方面設法給他灌輸些社會的常識和愛國的觀念，一方面切實聯絡一般現任的阿衡們(教長)首先使得他們瞭解國家設施回民教育的至意，使得這種教育普遍的活躍起來！當局正可利用這種現成的機會，予以適當的

扶助與實惠！那末，回民教育的推行，也就更加強其效率了。

(3)實施強迫教育——強迫教育已經爲世界各國所採用，在中國，尤其西北，強迫教育，實在不可少。西北地域遼曠，交通不便，若每地必挨戶調查宣傳，事實又不可能，同時因爲回漢問題的複雜，亦恐難完全沒有障礙。基於此，祇有利用政治的力量，實施強迫教育。何況在這國難時期，各種建設應力求積極迅速的推進，而回民教育確是解決西北危機，解除回漢摩擦的一個最善而最根本的辦法呢！

結 論

亡羊補牢，猶未爲晚。過去的疏忽是不能不迅速的多方面的來謀解決與補救的！此次甘省當局的積極推行回民教育，正是事實發展的結果。更可欣慰的，西北回教各將領仍本過去一貫的誠愛國的精神，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一致表示堅決抗戰衛國的熱誠，這一方面表現着全國回民愛國的精神，一方面又昭告吾人：回教同胞有識之士的愛國觀念，並未稍後人，問題就在政府當局今後能否認真的去謀解決，與普遍切實的推行回民教育！

二七、四、十二於蘭州

編者案：本文寄到已久，因限於篇幅，未能提前登載。文中所述，增設專科及督學二事，已均實現矣。

唐宋時中國大食交聘攷

彭林 藹

一

交聘是兩國政治發生關係之表現 對於文化溝通上有很大之意義，大食（註一）來聘之始見於記載者，以唐永徽二年爲最早。

以後屢遣使來。中國派使往大食者，殊屬罕見。中國向卑視外國，以遣使去夷國爲辱，而不書於冊，亦未可知也。當唐宋時，大食來中國營商者極夥，來中國爲使者，皇帝賜賞頗豐。商人爲冒使以圖利，當亦有之。此文所採材料，皆求有國家遣使之意義者，及兩國政府有交往之事者。私人對與國家之貢獻，則不採錄。本文爲存原文之真象，俾易見材料之所出，儘量列原文，而不更其詞句。原文中文詞省略時，則加以外帶括弧之文字，以補充其意義。意義含糊不明者，略加以考證。人名爲阿拉文者，則試爲還原，使易於明瞭也。

註釋

(一)大食者，TALIS之譯音也，亦譯作大石，大實，多氏，係波斯人與阿拉伯人之稱，中國人沿之。唐宋時對阿拉伯之記載，史籍中皆用此名也。

一一

唐高宗永徽二年八月（註一）（西曆六五一年）「大食王徹密莫

末賦（註二）始遣使者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註三）『（新唐書卷三二下大食傳）』

六年六月（西曆六五五年）『大食國遣使朝貢。』（舊唐書卷四）

永隆二年（西曆六八一年）『大食國遣使獻良馬及方物。』

（冊府元龜九七〇卷）

永淳元年五月（西曆六八二年）『大食國遣使獻方物。』

（冊府元龜九七〇卷）

武后長安三年三月（西曆三〇三年）『大食國遣使獻良馬。』

（註四）（冊府元龜九七〇卷）

睿宗景雲二年十二月（西曆七一一年）『大食遣使獻方物。』

（註五）（冊府元龜九七〇卷）

玄宗開元初（西曆七一三——七四一年）『（大食）復遣使獻馬

細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註六）張說謂：『殊俗慕

義，不可責於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曰：『國人止拜天，

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註七）（新唐書卷三二下大食傳）

四年七月（西曆七一六年）『大食國黑密牟尼蘇利漫（註八）遣使

上表，獻金線織袍，寶裝玉瀉池瓶各一。』（冊府元龜九七一卷及九七四卷）

七年六月（西曆七一九年）『大食國遣使朝貢。』（冊府元龜

九七一卷）

十二年三月(西曆七二四年)「大食遣使獻馬及龍腦香。」
(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十三年三月(西曆七二五年)「大食遣使蘇黎滿(註九)等十三人獻方物。」(十)(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十四年(西曆七二六年)「(大食)遣使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註十一)(新唐書卷三二一下大食傳)

十六年三月辛亥(西曆七二八年)「大食首領提卑多類(註十二)八人來朝。並授郎將，放還蕃。」(册府元龜九七五卷)

十七年九月(西曆七二九年)「大食國遣使來朝，且獻方物。賜帛百疋，放還蕃。」(册府元龜九七五卷)

二十一年十二月(西曆七三三年)「大食摩思賢達于(註十三)等來朝。並授果毅，各賜絹二十疋，放還蕃。」(册府元龜九七五卷)

天寶三年七月(西曆七四四年)「大食國遣使獻馬及寶。」
(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四載五月(西曆七四五年)「大食遣使來貢。」(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六載五月(西曆七四七年)「大食國遣使獻豹六。」(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十一載十二月己卯(西曆七五二年)「黑衣大食(註十四)謝多訶密(註十五)遣使來朝，授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册府元龜九七五卷)

十二載三月(西曆七五三年)「黑衣大食遣使獻方物。」

(册府元龜九七一卷)四月「黑衣大食遣使來貢。」(册府元龜九七一卷)七月「黑衣大食遣大酋望(註十六)二十五人來朝，並授中郎將，賜紫袍，金帶，魚袋。」(册府元龜九七九卷)十二月「黑衣大食遣使獻馬三十四。」(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十三載四月(西曆七五四年)「黑衣大食遣使來朝。」(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十四載七月(西曆七五五年)「黑衣(大食)遣使貢獻。」(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十五載七月(西曆七五六年)「黑衣大食遣使大酋望二十五人來朝。」(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肅宗至德初(西曆七五六——七五八)「大食國遣使朝貢。」(註十七)(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乾元元年五月壬申朔(西曆七五八年)「潤紇(註十八)使多乙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會長闍文(註十九)等六人并朝見。至闍門外爭長，通事舍人(註二十)乃分左右從東西門並入。」(册府元龜九七一卷)

寶應元年五月戊申(西曆七六二年)「黑衣大食遣使朝見。」(册府元龜九七二卷)

十二月「黑衣大食遣使朝見。」(册府元龜九七二卷)

代宗大歷四年正月(西曆七六九年)「黑衣大食遣使朝見。」(册府元龜九七二卷)

七年十二月(西曆七七二年)「大食遣使朝貢。」(册府元龜九七二卷)

九七二卷)

九年七月(西曆七七四年)「黑衣大食遣使來朝。」(冊府元龜

九七二卷)

德宗貞元七年正月(西曆七九一年)「黑衣大食遣使來朝。」

(冊府元龜九七二卷)

十四年九月丁卯(西曆七九八年)「以黑衣大食遣使含嗟，

焉鷄，莎比，(註廿二)並爲中郎將。放還蕃。」(冊府元龜九七六卷)

註釋

(一)舊唐書及新唐書之大食傳，僅記「永徽二年」。然檢唐會要及舊唐書高宗本紀，均作「永徽二年八月」。此約爲抄錄之省略而刪去，大食使者之來貢，在「八月」的記載，當不致有何錯誤。

(二)穆罕默德 (Muhammad) 聖人執阿拉伯政教權時，稱號爲欽差或聖人，他有一個戒指，上刻着「萬物非主，惟有真宰；穆罕默德，是主之欽差」(譯意)之詞句，爲來往行文之信物。彼去世後，其門弟子繼之執政教之權，則改稱號爲「穆民之長官」。噉密莫末賦當爲 Amer—Amuaminin 之譯音，阿文意義乃「穆民之長官」也。

舊唐書大食傳記爲：

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賦。

此係不明瞭阿拉伯實況，或翻譯者聽訛之錯誤，因使臣若稱噉密莫末賦 (Amer—Amuaminin)，事實上最講不通的。況舊唐書大食傳因寫成較早，所用史料不盡可考。一(見白晝齋之新唐書大食傳之史料來源)新唐書大食傳後寫成，兼收各書之史料，與阿拉伯人接觸之次數亦漸多，大約此時對回教的阿拉伯之認識比較明瞭，記載或較爲確實，故「大食王噉密莫末賦」之記載是比較可靠的。

(三)「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舊唐書大食傳記爲：

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

文獻通考大食傳記作：

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

，今王卽是第三。

新傳之材料，多根據舊傳之記載，加以修飾。文獻通考大食傳史料之來源，也不出抄錄的範圍，無何特殊供獻。這三種記載，「有國三十四年」是一個共同點。「傳二世」，約爲修改的錯誤，或是誤抄，而失去了舊傳的本意。因爲歷者，過也；回曆三十四年，正是經過了三個國王——穆罕默德，阿蒲白開爾，噉買爾，並且也正是第三個哈里發 (Khalifah)，大食國王之稱號，意爲繼位者)歐思曼 (Uthman) 在位之時(西曆六四四六五六)也。

按永徽二年(西曆六五一)，爲黑齒拉 (Iegia) 回教曆

名)第三十一年。回曆一年爲三百五十四日強。每年分十二月，六六六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不置閏月，約三年間一日而爲三五五天；與中國太陰曆，每隔三年約差一月，三十四年相差一年餘，彼此對算結果，仍與事實不合，此實一難解決之問題。創建清真寺碑日本桑原鷺藏著福山平潤譯對此問題曾作研究，錄之如下：

檢高宗本紀，大食使者永徽二年八月乙丑朝貢，適爲回曆三十一年；而非三十四年。此事從來爲東洋學者難於解釋之問題。吾人項熟讀冊府元龜、唐會要，始知大食使者永徽二年六年兩度來朝，「有國已三十四年」爲永徽六年來朝使者之言；舊唐書誤繫之永徽二年，永徽六年(西曆六五五年)正回曆三十四年也。(見馮真五卷十一期)

此種解釋：在年數上，與傳位的哈利發，都相符合。况歷朝所編之史，錯誤很多，誤繫之事實，亦所難免。此說在事實與推論上，是很合理的。

(四)舊唐書大食傳「長安中(大食)遣使獻良馬。」不悉「長安中」究指何年。然長安至中宗神龍之年，爲時四年，大食與中國之交聘尚不甚繁多，所記之事，又同與冊府元龜之記載。以這兩方面看來，長安中似指長安三年。故併爲一條也。

(五)舊唐書大食傳記爲景雲二年，所記之事同於元龜之記載

，「十二月」約係記時省略，應併爲一條。

(六)中書令，官名，乃中書省之長官也。文獻通考五十一卷職官五條云：

(中書省)下設官十有一，令、侍郎、右散騎席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諫議大夫、起居大夫、右司諫、右正言各一人。

(七)開元時中國大食間交聘漸繁，見於冊府元龜之記載者，已有八次。開元初究指何年，研究這個問題，對張說爲中書令之年代不得不加以探討。

太平公主聯合蕭至忠崔湜謀逆不軌，說非彼同黨，頗要排斥，後彼等之奸計，爲說所窺知，示意玄宗。開元元年(西曆七一三年)秋七月逆輩授首，說亦於是年爲中書令。關於說在開元初年爲中書令之事，新唐書卷五玄宗本紀之記載如下：

元年九月庚午(西曆七一三年)……張說爲中書令。一

八年五月丁卯(西曆七二〇年)……張嘉貞爲中書令。一

十年四月己亥(西曆七二二年)「張說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

十一年二月癸亥(西曆七二三年)張說兼中書令

……四月甲子張說爲中書令。

十四年四月庚申(西曆七二六年)張說罷。

開元八年張嘉貞既爲中書令，張說不能同時爲中書令，他十年時又爲節度大使之官，在彼爲中書令之時期中，(元年——八年?)，大食並未獻馬鈿帶(以蚌壳爲飾之帶)，此與「大食獻馬鈿帶」之原文不合。再說馬爲龐大獸物，貢馬所經之途徑，當然爲衆人所知，冊府元龜作者也必耳有所聞，元龜記錄事實，似對貢物，亦不能明知不記。說十一年兼中書令，至十四年罷。在此期間中，元龜雖有一次貢馬之記載，但仍無鈿帶之貢物，亦與原文不合。況按史家慣例，所謂「某某初」者，多指某某元之最初數目。十一年後再稱爲「開元初」，與理上亦頗牽強。據此看來，元龜之記載外，開元年間尙有來朝之使者，乃「開元初」所指，不過沒有具體的材料，難以證實。具體之說明，尙得稽考耳。

(八)奧美朝第七世國王爲蘇利漫，是第五世國王阿卜頓馬利克之子，繼位於七一五年。開元四年(西曆七二六年)正彼在位之時也。

黑密年尼蘇利漫者，爲Amer—Almuamin—Sulaiman之譯音也。因「黑密年尼」與「噉密莫末賦」之音極相近，況「噉密莫末賦」(Amer—Almuamin 意爲穆民之長官)，與蘇利漫正在爲穆民長官之事實，亦頗符合。故「黑密年尼」應爲「噉密莫

末賦」之異譯也。

(九)蘇利滿爲Sulaiman譯音。按阿文之讀法，末音極輕弱，Z之音皆不念出，而爲「蘇利滿」之音。

(十)此段重見於冊府元龜九七二卷：

開元十三年正月丙午(西曆七二五年)大食遣其將蘇黎等十二人來獻方物。並授果毅，賜緋袍銀帶，放還蕃。

蘇利滿(Sulaiman)之後音極輕，且爲唇音，譯中國音時，易於省略而讀「蘇利」。「十二人」，九七一卷作「十三人」，並沒有一並授果毅，賜緋袍銀帶，放還蕃」之記載。然觀唐會要卷一百大食傳云：

(開元)十三年，(大食)蘇蘇利滿十三人獻方物，賜緋袍銀帶，遣還。

始知二段記載，九七一卷將後段省略，九七二卷將「十三」誤寫爲「十二」。以一事實重記於二冊，猛看來似爲二事。然考之唐會要，其實乃一事也。

(十一)白壽彝先生所作新唐書大食傳之史料來源一文，對開元十四年大食使者之來，主張就是是開元十三年使者來貢之條。錄如下：

開元十四年蘇黎滿之來，冊府元龜作開元十三年。

謂是年正月丙午；「大食遣其將蘇黎等十二人來獻方物」。并授果毅，賜緋袍銀帶，放還蕃。」

此主張不甚可靠，開元十四年使者之來，並非十三年之誤。

三方面可證明：

(甲)原文：「遣使蘇黎滿獻方物」之記載，與元龜開元十三年「大食遣其將蘇黎等十二人來獻方物」之原文相差太遠。若謂省筆而將原文刪略，應作「蘇黎滿等」。因唐會要及元龜九七一卷均作「蘇黎滿等十三人」，如此方不失原意，並能使人對看時易於明瞭。若謂脫落，連脫四字，與理上頗難說的通。照此看來，顯係十四年時，大食會又遣一單人蘇黎滿來朝貢。

(乙)路程來回時間之推算；中國大食之航程日數，據嶺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條云：

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

同書故臨國條又云

中國船商欲往大食……往返經二年矣。

這兩條記載，是風不順，或遇事故，偶然的延遲。並非全要這些時日方能達到。中國阿拉伯海上交通史桑原寬藏著馮啟輝對此事曾作計算，錄如下：

大食中國間之航程日數：詳見西曆九世紀中葉易達

柯貝氏之『Le Livre des Routes des Provinces』(Sprenger, Diepost — und Reise routen des Orientss) (79—83) 及唐賈耽之廣州通海夷道(新唐書卷四十三下)等書，兩者所傳大體一致，總計日數俱約九十日左右。

按以上來計算，十三年來朝之蘇利滿來回僅需六月之時日，十四年再來朝貢，往返一次，尙有餘暇。既是遇風或事故而遲延，自十三年正月至十四年，將足二年之久，亦頗能作一個來回，再被派來朝貢，於理上也是講的通的。

(丙)名字之重複：阿拉伯人多取吉祥意義之字，或古聖先賢之名以爲名。並無有似中國姓氏之分別，故人名恆重複，雖有以地名或特種屬性之字，及以某人之子而取別者，普通仍不常用，非有特殊事而不用。來中國之使臣，多不稱其用以別于他人的標號，僅用其名。開元十四與十三年之記載中之蘇黎滿，是否爲一人，甚難確定。十四年來朝之蘇黎滿，非十三年朝之蘇黎滿，亦有可能性之存在。故十四年大食又遣一蘇黎滿來朝貢是很可能的。

據上三條之說明，十四年蘇黎滿來朝，可能性太多。雖無具體之證明，亦不應視爲卽十三年之事也。

(十二) 提卑多，類阿文中找不出適宜之名字。標似按之誤。按卑多類，廣州音讀若「按比到類」之音，「按比到類」與阿文

Abudliah(意爲真宰之奴僕)，音極相近，並爲阿拉伯習見之人名。故提卑多類約爲按卑多類(Abud-liah?)之誤也。

SaidAlhamid之譯音也。

(十六)大會望，乃官名。舊唐書南蠻傳云：

南詔官：曰會望，曰正會望，曰大將軍。

唐會要卷九九南詔蠻傳云

南詔異牟尋，遣會望大將軍王邱等各賀正，兼獻方物。

思Musa拉·阿伯因人名多重複，每加以特殊之屬性以別。例如易布喇希謨賴飛來(Ibrahim—Fulaiti)，意爲小椒子易布喇希謨；此與中國「膏藥王」……等情形相似。大約摩思因販賣芸香馳名，而爲是名也。

(十四)西曆七四九年(玄宗天寶八年)阿布爾阿拔斯(Abu

—Abbas)滅奧美雅王朝(Omayyads)，建立阿拔斯朝。其旗幟衣服皆尚黑色。舊唐書大食傳云：

有呼羅珊木鐵人並波悉林舉義兵，應者悉令着黑衣

。旬月間，衆盈數萬，鼓行而西，生禽未換殺之，遂求

得奚深種阿蒲羅拔立之。未換以前謂之白衣大食。自阿

蒲羅拔後，改爲黑衣大食。

韋爾斯世界史綱卷下五百二十七頁云：

奧美雅族之旗幟尚白；而阿拔斯族之旗幟尚黑，蓋

因黑色足以誌哈森及胡森之哀，且較其他諸色爲動人也。

中國因其旗幟尚黑，稱阿拔斯朝時之阿拉伯曰黑衣大食。天

寶十一載(西曆七五二年)之使者，即阿拔斯朝所遣也。

(十五)謝多訶密，廣州讀若「塞到訶蠻」之音，應爲阿文

中國亦常稱大食曰西南蕃，此大會望，約爲借南詔之官名，以稱其使者也。

(十七)舊唐書大食傳云：

至德初，(大食)遣使朝貢，代宗爲元帥時，亦用其

國兵以收兩都。

關於代宗爲元帥之時代，舊唐書代宗本紀云：

至德二年九月(西曆七五七年)……肅宗在岐，廣

平郡王(即代宗名儼封)爲天下兵馬元帥。率朔方、安西

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以進討。……賊將張通

儒守長安，聞守忠敗，棄城走，遂克京城(長安)。……

……(在陝敗賊將嚴莊)安慶緒奔于河北，遂克東都(洛

陽)。

至德初所指何年，不得而知，然檢代宗本紀，知一代宗爲元

帥，亦用其國兵以收兩都」之事，在二年九月。舊傳雖將借兵遣使記爲一條，仍不爲一件事。看「亦用其國兵以收兩都」之口氣，遣使約在借兵之前。故大食使者之來，當在二年九月前，然究爲何年及當時情形，尙待稽考耳。

(十八) 迴紇亦作回紇或回鶻，唐時國名，先屬突厥，其地約爲今之天山南路。

(十九) 闐文爲Zi(意即光也)之譯音也。中國人對名字之記載，常爲省筆，而只書其一半。習慣使然，對外國人名，亦用此法記載。明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四海獠條云：

多蒲姓及海姓，漸與華人結婚。

程史(岳珂著)番禺海獠云。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

此種記法，對外國人名難找其原字，且多生錯誤，並截下之一段，離原名而無意義，「蒲」爲阿文之adu，意爲「父」。「海」約爲Iraud(阿文中習見之人名)之第一音。以名人姓，甚是不通(後轉變爲中國姓時除外)。

阿拉伯以Nur-Idin與Nur-Idhaag爲名者頗多，此闕文

(Zi)大約是爲省筆，而截下Zi……之上半段，以爲名或姓者也。

(二十) 通事舍人者，唐時之官名也。文獻通考卷五一職官五條云：

唐廢謁者臺，復以其地爲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爲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爲之，隸四方館，又屬中書省。

(廿一) 含嗒爲阿文Iragg之音，爲朝過開爾白(Karab)者之尊稱。

沙比，新唐書及舊唐書均作「沙北」。「沙比」約爲「沙北」之誤。阿拉伯人常有以Sha,aban爲名者。按Sha,aban中間之音極輕微，末尾之a的音不顯出，與「沙北」音極相近，故沙比應爲沙北之誤，而爲Sha,aban之譯音也。

焉鷄約爲Yazid之譯音，新唐書作「烏鷄」。按「焉」與「烏」之形雖相似，而音相差頗遠。「焉」爲阿文之w，「烏」爲阿文u。烏鷄應爲Yazid之音，阿拉伯無用此字爲名者。故「烏」爲「焉」之誤也。

(未完)

閒話河州(下)

馬浩魯

河州老回回的種族

河州雖然是很小的一個縣，但是其民族的種類，却極盡其複雜的能事。其來源也有加一攷證和研究的必要。普通說，河州民族，分回、漢、羌、藏、果洛諸族。而回又分，東鄉回，薩拉回，番回，保安回，漢回等。

1. 東鄉回，是元朝韃靼的遺族，世居河州的東鄉，賦性機敏，能打石子，無發不中。亦勇於騎射，頗有乃祖風焉，奉回教甚篤，操類似之蒙古語，常在外經商者，亦能說漢語。其來源，大概是自於元朝，而今日彼等之服飾習禮，已經十足的老回回化了。

2. 薩拉回，不知道在什麼時代居在河州的，他們却是哈薩克系族。他們住在河州的西北部和青海的循化縣。內分八工。女子由來天足。男子習性勤勞，喜唱歌。操其獨有之薩拉語，是一個活潑的民族。馬、韓起事，馬仲英搗竿，他們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和犧牲，可見其民性的一般強悍了。

3. 番回，先本是率喇嘛教的藏族。傳說從前有一位有毅力有氣魄的阿衡，向他們傳教，經過了很大的危險和很久的時間，終

達到了他的願望。全體奉教，且極篤誠，惟仍著藏服操藏語，喜念古蘭，並代出學者。他們的呼圖克圖有一次來視察他們，見他們的信仰改變，大罵而去，他們從此就成了藏族的回教徒。

漢回，是漢人改奉的回教徒，每次的大屠殺，是他們的來源之主要的因素。在每次的變亂中，掀起回漢民族的大屠殺是有定則一樣的必然。凡在每逢漢人殺回回的時候，回回因為奉教的篤誠，寧願斷頭，絕不改節，絕不屈服，絕不對宗教不忠實；所以每次的屠殺，回回是犧牲最大多的。這一方面，固由於性格的造成，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宗教信仰心的表現。反之，回回在殺漢人的時候，而漢人是無所謂的，認為自要保得住生命財產，奉回教與不奉回教，是莫有什麼兩樣的，於是率然來歸，改奉回教以圖自存，久而久之，三代而後，則惡習彼為漢人了。

回回，是指當地土住的回回而言，他們的血液中流着波斯人的血液，是波斯入中國後的遺族。在他們的外觀及像貌上有，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窩，十足的證明了他們的種族。

其他尚有保安哈族，不過人數太少，但各有其不同的語言和歷史，茲從略無論矣。河州，歷史上所謂最難治者，民族複雜是一個主要的條件，但是這幾個民族，雖然各有各的語言，習慣性

格，然而宗教的吸力和繩繫，把他們形成了一團，成了一個體系，一個精神，所以他們都可以稱呼為回教民族，這是不可疑的一點。結果，每次屠殺之後，回回犧牲雖大，而漢人信教的數目，反超過其犧牲者倍蓰，所以回回終不失其為西北上主要的民族，有力的民族。

生活的一般

西北雖然土地貧瘠，而河州可謂得天獨厚，較起那一隆德縣，比「饑饉」的隆德一類的縣份來，當然是好得多了。然而一般的來說，大眾的生活，仍然是貧困的，不够水準的。若拿一個字來形容，那「苦」字可算最恰當了。河州所以較為富庶者，一方面是自然的天造地設，另一方面那就是河州人性格造成的偉大了。河州人在青海，甯夏，及甘肅杓柄的河西，在軍政上是握有極大的權勢，所以河州人作廳長，

甯夏石嘴子禮拜寺大門



參看本刊本卷第六期「西行散記」

偉人，也有一個極封建有趣的尊稱，那就是「大人」二字了。一個佃戶見了他的地主，當然要垂手恭立，奉命唯唯，口呼「大人」。其有錢有勢而循規蹈矩者固然甚多，而其間之偶有賦性橫桀者，則恣行鄉里，邑人側目不敢正視，其家丁蒼頭，亦氣焰逼人，雖霍

家奴不若也。他們雖不穉不稼，而家有餘禾，不斧不伐，而家有餘柴，當然是由一般勞苦大眾的身上獲取得來的了。西北的高利貸是馳名的，在每年的青黃不接的時候，這時候一般貧苦農人的存糧吃完，新糧還莫有收割，當然不能直着脖子餓死，唯一的辦法，是求救於借貸，哀告祈求的結果，是一斗屏着土石的青稞；到八月收穫後的償還，是三斗、或四斗、清潔的純糧，利息之大，可謂讓西北獨步。所以一般富人，有了這樣的手段，生活當然是非常縱慾的，舒適的，他們可以娶得很多的女子作妻。他的年事最大，他可以娶妙齡

廳長，縣長，主任的買如車載斗量，不勝枚舉。就因為偉人多了，所以錢也都不約而同的跑到河州來了。河州之地價的昂貴，房屋的齊整，都是這般偉人的成績。河州的勞苦大眾，對這一般所謂

的少女作妾。反正他們有的是鈔，聲色狗馬，是他們的日常功課，而苦痛的却是一般農民大眾。他們供富人們驅使成了習慣了，他們的環境使他們崇拜金錢，勢力，甚至穿着好衣裳的人。當你

在路上走着的時候，你失迷了方向，你要請求一個居農的指示，設若他們看見你是穿着一身華美整齊衣服的人，他就很恭敬順馴的告訴你要走的路，那樣子就像一個勤務對他的長官的報告，你不必對他說什麼客氣的話。所以長江先生，他到西北旅行的時候，在他的中國底西北角一書中嘗說到甘肅人特別客氣，見人就稱大人，這一點。其實那裏是什麼客氣？那是他們悲慘境遇的造成，因為他們恐怕錯怠慢了大人，是要吃虧的。河州農民，既稱有錢的人為「大人」，自己就謙叫「原百姓」，「原」是小的意思。河州大衆農民的食糧，是洋芋和青菓。白麵和肉類是不敢輕易嘗試，若說一個鄉婆一生莫吃過雞肉，那也不是稀罕的事。「青菓」是一種宜於寒帶種植的穀類，形狀像麥子而大，是河州的粗糧，也是一種普遍的主要的食品。河州的民性是勤勞的，男子不用說，回回女子是天足，終歲辛勤，鮮有甯日，下地作活，搗衣炊飯，担水及一般苦力，都是女子來幹，在河州作一個女子是不容易的，也是很神聖的。她佔了家庭的主任。在生活上，回回和漢人來比較，回回是清潔的，這是因為回教是主張清潔，而女子又有天足的便利。漢人則殘衣故履，十年不更，女子則織足跣行，在洗滌上是不大便利的，所謂一生三次澡，這句話並不過當。回回是比較富裕的，這由於回回在軍政上比較活動，也由於回回性善經商遠遊。也由於回回沒有不良的嗜好；不像漢人那樣整天吃

鴉片，和安土重遷的觀念。譬如同樣的一塊田，回回來種是整齊得沒有點雜草，漢人則弄得烏七八糟，怠於鋤耘。同樣的一間房，回回住，就整齊清潔，漢人住，就使你難以安足。回回比較活潑，漢人比較暮氣，在河州昂然於大騾子大馬之上的，多半是回回，漢人是一碗粗飯可吃，一個婆娘可守，就天大的事也情得去作了。從前有一個詩人，作了近乎打油詩一首詩，來描寫，或許嘲笑西北的性格，實在也有點近於事實。一深夜一爐火，渾家團圍坐，芋頭時正熟，皇帝不如我，可稱寫實了。回回和漢人，因為生活的不同，性格的表現上也就有了差異。回回剛強失於粗暴，兩個人在一起吵架，先起手來打人的，一定是老回回。漢人柔和失之怯懦，作件事畏首畏尾，不敢聲張。回回機敏而狡詐，漢人渾厚而拙笨，回回作生意，可以發財致富，漢人則能謹守成規，不敢作越雷池想。我的話，完全是老實的，並沒有抬舉回回，看不起漢人的成見。凡到過河州，而在河州住了相當時日的人，我想一定與我表同情。我希望這兩個民族，相互參考，掣長補短，來發展優點，削除弱點，融洽情感，在西北邊疆上造成一道有力的長城。因為在每次的民族屠殺中，生命的犧牲和財產的損失，是一個使生活貧困和苦痛的主因。在河州的任何一隅，所呈現着的斷垣瓦礫，正是從前的夏夏巨廈，荒蕪着的離離原野，亦正是從前黍黍的良田；使巨富淪落破窶，地主變成農奴，都是起

於民族的隔膜，由於民族相互的慘殺啊！

然則他們是終歲在苦悶中討生活嗎？不，他們也有快樂的日子，在初夏的四月和颯颯的秋天，那正是姹紫嫣紅，景色明媚的時候。一羣羣的人，找取一個認為合乎他們理想的所在，茵馮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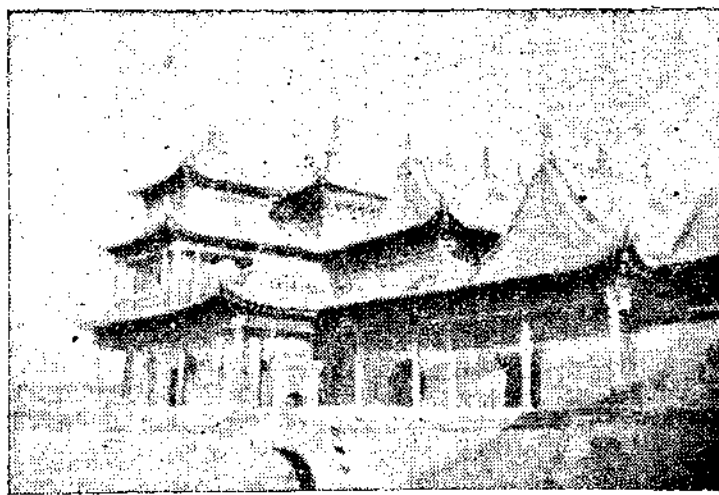
綿芊綠草，蔭涼的森林，聽着澗澗的流泉，搭起帳棚，支好鍋竈，載歌載舞，盡情的這樣過上十天或半月的寫意生活，他們還說那一個聖人這樣作過，是好玩的，也有人說這是一種遊牧民族風尚的遺留。總之，這樣生活，在河州名之曰「浪河灘」。

「浪」，就是玩的意思。宋詩人楊萬里的句子：「夏牽涼潤青油幕，秋摘甘寒黑水晶」，還有一個邊疆詞人的句子「萬帳空廬思睡，黑影搖搖欲墮」真是老於西北生活的大手筆也。秋天田禾豐登了，人們有了命脈，快樂之餘，當然要向主上作一番知感的表现，奉經禮讚，欣愉莊嚴，你招我引，不惜數十里裹餓就道，把蕭索的秋天活躍了，老回回們。

回民與救國運動

我在西北服務教育工作的時候，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就

甯夏石嘴子禮拜寺大殿之一角



參觀本刊本卷第六期【西行散記】

開始救亡的宣傳運動，和幾個同志編些短小通俗的劇本，訓練資地聰明有天才的兒童，在每一個較大的市集上演劇和報告戰況及敵軍的獸行。老百姓的熱烈情緒，也往往隨着小學生的動作表現出來。在他們模糊的觀念中，他們很清晰的知道了，那是我們的

真正敵人。他們很慷慨的把錢拿出來，表現他們的心跡。我們在兩個星期的時光，捐到了四百多元的現金，寄到甘肅抗敵後援會去。這給說「老回回只知愛教，不知愛國」的人，一個大的口塞。不過愛國的工作，和愛國的觀念，是要有人來切實的去作，和不斷灌輸。在平日國家就莫有切實的去幹這項工作，也就沒有作到最低限度的國民基礎教育的設施，當然其國家觀念，無由興起。以後國家欲培植邊疆人民的國家意識，在邊疆上樹立一道文化國防，也非注意提倡，興辦回民教育不為功。因為回回是西北上主要的民族，他有的是體力，財力，勇氣和機智。我們在今日國難嚴重的當兒，自當披汗瀝胆，有一句說一句，千萬不要成見，弄文筆，掉花樣來欺騙國人；蒙蔽政府，作虛事，愛實事，以削減國家的力量，是要不得的。就拿河州來說，漢人家多半有內套最低限度的大煙工作，財富消耗到無飯可吃，體力消耗到爬不起坑來。以此救國，抗敵，那不是笑話嗎！所以在西北，急不可緩者，就是嚴禁鴉片，提倡教育。

自河西到青海

王月波
章澤羣

——甘甯青抗戰救國宣傳團工作之一斑——
柯三校長閣下賜鑒：

此次月波等奉命西來，要在宣達中央德意，暨抗敵救國之意義。謬以菲材，膺此重任，時恐隕越。西上以來，在平涼，在蘭州，辱荷軍政負責同志及民衆之熱烈同情，開會廿餘次，聽衆達十一萬人。四月下旬渡黃河，至涼州。騎五軍馬軍長子雲，率黨政軍各機關全體同志二千餘人，郊迎十里，盛極一時。在涼舉行盛大宣傳會二次，到八千人。會中，馬軍長呈獻委座錦旗一面，文曰「竭誠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呈獻蔣主任錦旗一面，文曰「擁護蔣主任領導西北軍民各族一致抗敵救國」；呈獻白副總長錦旗一面，文曰「擁護白副總長領導西北回教同胞抗日救國」。其表示之誠摯，爲從來所未有。本團在武威工作七日，即行西上。歷經永昌，山丹，張掖，高台，酒泉等縣。各地駐軍，各縣民衆，以敬中央使節之心，加愛及團，使波等中心慚惶，不能自己。河西情形，以往外間報紙，往往描寫失真，使此擁戴中央之百萬軍民，不能自表於國人之前。波等以抗戰已經十月，正吾人努力報國之期。如能及時把握此千載一時之機，相信所能貢獻於國家者必十倍於平時，河西軍民深以爲然。波等一行，於五月中

旬，自嘉峪關返涼，時馬子雲軍長即告波等已決定親率步騎兵共二旅，尅日東下，前來西安，聽候蔣主任之指揮調遣，參加前綫作戰。所出部隊，盡皆精銳。子雲並表示，以後當隨時繼續出兵，救國家空前之危機。如此赤誠之表示，於國家民族之前途當有莫大之補助焉。波等以河西工作已告一段落，乃於五月廿一日過來青海。馬子雲主席前已來歡迎文電十餘通。相見之餘，欣慰無似。廿四日，全體教胞在東關清真大寺，舉行歡迎大會，到四千餘人。青海總教長馬祥臣阿衡，代表全省三十萬教胞，向本團贈旗，表示擁戴總裁，服從中央，抗戰到底。馬阿衡在西北，爲一極有力之權威。其立言，足以影響西北教胞之行動。此次渠對本團之表示，吾人認爲不僅爲本團最有意義之收穫，抑亦國家接受西北回教最高教長之誠摯的愛國表示。國人當更深其欣慰與同情。二十五日馬主席召開西甯宣傳大會，到公務員學生，及老幼民衆，一萬七千餘人，分作四團聽講。其時適值大雨滂沱，民衆精神始終貫徹，歷二小時，無一動者。青海辦理保甲，甫及一月，而成績乃斐然可觀。

二十六日，波等一行赴塔爾寺宣傳，當集合蒙藏喇嘛三千餘人，由波爲之講「喇嘛今日應有之任務」，請該寺總管庚登達吉任

繙譯。情緒激昂，不亞於內地。宣傳大會舉行完畢，據魯沙爾民衆云：十餘年來，以中央所遣宣傳團體，在黃教始祖宗喀巴誕生地之塔爾寺，向全體喇嘛講演國家民族之重要，與夫抗敵救國之意義，當以本團爲開其新記錄者。波等認爲此行不僅以同宗教同民族之深切了解爲滿足，而應以獲得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之最大同情爲標準。欲達到此標準，必須以赤誠爲籽種，庶可收穫同情之果實。所幸素願得償。我公聞之，其亦爲之欣然乎？

廿八日偕本團同仁，深入勿隆循化一帶，向回族之撒拉及西番（卽住青海西藏民族）宣傳。撒拉爲明洪武三年，自帕米爾高原遷徙之一種回教民族。以信仰關係，住於西甯與臨夏之間，號稱撒拉八工。歷五百年，共有三萬餘人。其人民勇武善戰，著於西北。在青海涼州甯夏各軍隊中，撒拉人之任旅長者四人，團長廿餘人，營連排長不可勝計，爲軍隊中之主幹力量。當廿九日到達循化時，歡迎行列達五華里，高呼擁護中央，擁護革命最高領袖口號，聲振十餘里。在會場四週，遍紮帳棚，狀如列陣。蓋相候已二日。其情緒，可想而知矣。卅一日，赴鄉村，與撒拉之父老再作懇切之談話，從白髮長鬚神采奕奕之老前輩口中，猶聞其參加庚子討平外患之遺事，至今猶以殺敵勉其子弟。故今後抗敵之勝利，與夫民族之復興，將爲最大之力量也。

六月一日，返化隆，向西番及回族（號爲外五工係西番信回教者）講演，到五千餘人。由百戶格里達吉，爲之翻譯。所有漢回番民衆，均高呼打倒日本，會場空氣極爲緊張，足見其對國家民族生存之要求，倍極忠誠。

子香主席表示，先出壯丁二千，以補充前綫作戰部隊。同時派騎兵一旅，參加抗戰，於必要時，彼將先到西安，並到武漢，晉謁中樞軍事當局，請示今後一切方針。屆時月波或陪同前往。又此間將校，此次請纓參戰者，爲數極夥。中層幹部，對非常時期之國家前途，及其自身生命之意義，已有極深刻之認識矣。

三月以來，波等越戈壁，渡弱水，達嘉峪，入湟中，對於國家之西陲問題，民族間之精誠團結問題，中央與邊地間情意溝通問題，以及對各種民族之更深認識問題，西北之出兵問題等等，願致其最大之努力。希望能獲一初步之成功，以答諸

先進期望之殷。所幸河西暨青海軍民，均屬相知甚深。故其所給予之協助既偉且切，使諸問題能得循序而解。

青海工作，大約本月中旬可告結束。返蘭後，一切情形再當詳報。所幸此行得本團諸同志協力同心，和衷共濟，在若干艱難困苦之環境中，得有些許之成績，以貢獻於國家。惟以波等救國之心雖切，而智力有限，再以本團實由

閣下苦心所促成，萬望閣下節哀順變，以國事爲主，隨時主持本團之一切，以完成此爲國家爲宗教之使命。波等願以全力赴之，決不致遺知我愛我者之羞也。尙望風便，時賜指鍼，俾資遵循，爲禱。肅此敬頌

助祺

王月波頓首 六月六日
章澤羣頓首

伊斯蘭消息

▲國外▼

埃伊聯婚

埃及各報大事讚美

本社六月六日開羅專訊：此間日報，近日紛紛登載伊朗（波斯）太子穆罕默德雷宗與埃及前王福德一世之長公主（今王法魯克一世之長妹）富子耶訂婚之消息。此種消息對伊埃兩國交，甚至回教前途有莫大影響，故此間人士及住此之外人均甚重視。此間各報均大事讚美。某報謂：

「吾人曾向讀者提及，吾人有一種期其實現的希望：即是回教的東方各國應以聯姻和其他結為親屬的關係與埃及聯合起來。感謝安拉！吾人的希望已經實現了。

如是，則凱撒與法老攜手了，兩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以她倆的靈魂與身體聯合起來了，一個大的東方回教的寶座與另一個大的東方回教的寶座連接了，伊埃兩國的王冠以兩顆無價珠寶而大放光明。

「如果吾人應向伊朗帝國和埃及王國道賀，如果吾人應向伊朗太子和埃及公主的婚姻道賀，則兩國的人民應以這有價值的

有希望的歷史事件互相慶祝呀！云云。（僕）

近東訪問團到達伊朗

▲在伊拉克時曾發表宣言

▲在埃及時工作成績極佳

本社伊京專訊：近東訪問團一行五人於七月十一日到達黑德蘭（伊京城），約在此勾留旬日，即赴印度云。

中央社伊京專訊：六月十日哈瓦斯電：中國回教徒代表五人抵達此間，已歷一星期之久，此行目的，乃以中國數百萬回教徒名義籲請阿拉伯族人，寄同情與該國，各該代表業就此與伊拉克國官方有所接洽。

塔斯社伊拉克六月二十日電：旅行近東各國之中國回教代表團，頃於伊拉克報紙發表宣言，暴露日外交機關在各回教國家施行之反華詭計，呼籲援助數百萬為日軍閥屠殺之回教同胞。該宣言指出全中國為取得勝利，已精誠團結，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為保國家，正一致奮鬥。

德里蘭專訊：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自三月中旬抵埃及，連日在開羅各禮拜寺，各人民團體演說，並往及札吉及亞利山大各地，向當地回教民衆進行宣傳，工作

頗行順利，深獲埃人熱烈同情，並引起埃人抵制日貨。該團在離埃前，曾發表回文英文之告世界回民書，中述中國回民抗日之事實及犧牲之經過，而要求世界回民對中國為輿論上之同情，並予敵方以經濟制裁。該團為促進中埃兩國人民之友好關係，並溝通文化起見，曾聯合埃及回教領袖多人，于四月中旬在開羅成立中埃文化協會。當組織一常務委員會，並會除全體委員會外，並有我國駐埃領事邱祖銘君參加。一俟該團返國，即在首都成立同樣協會，以便與開羅協會共行推進會務。該團在埃時，曾參加埃及政府迎回聖地穆德仗典禮，並晉見埃及皇儲墨哈麥德阿親王及埃及回教總長穆司特發麥拉艾等要人，詳談中國回民抗日之情形，並討論世界回民應如何同情中國等問題。又開羅世界和平分會因該團之蒞止，于四月間發表對中國抗日同情之宣言，並積極作抵制日貨運動云。自該團以中國回民資格在埃宣傳後，埃及全國輿論已形大變，始了然于前受日方之種種欺騙，而轉為同情中國之輿論，對敵方經濟制裁運動，亦獲效果。敵入十數年來在各回教國欺騙煽惑之伎倆，自此完全揭穿，足見公理事實，世界終能明辨云。茲聞該團在埃及宣傳工作完畢，已於五月十

五日，由波賽塔船北行，轉往利班，叙利亞，伊拉克，伊蘭等國，繼續作宣傳抗日工作云云（六月十二日大公報）。

沙儒丞得碩士位

韓宏魁張秉鐸返國

本社開羅專訊：此間愛資哈爾大學中國學生部部长沙儒丞於三年前曾考入此間美國大學研究院研究教育。現已肄業期滿，於今年五月二十七日由美大授以碩士學位。按沙君畢業於香港大學，已二十餘載，且年齡已將近五旬，今竟在此大美大之八十名待位生中考取十三名碩士之一，此種老當益壯之精神，實令我輩青年奮發而欽敬也。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時，美大舉行畢業典禮：記者被邀參加，會場設備甚為隆重，到會者有千餘人，均為教育界名流與各大學學生，開羅市長亦蒞會演講。當各碩士接受學位文憑時，全場皆鼓掌作賀；至校長授給沙君學位時，全場掌聲尤其激烈云。

（僕）
本社專訊：成達師範留埃學生韓宏魁張秉鐸於六月十四離波賽，已於七月六日到桂。聞二君均得有學士學位云。

月 華 第十卷 第十一二三期

開羅聖誕慶祝大會盛況補誌

國王檢閱軍隊

修道院長者講穆聖歷史

本社開羅專訊：國曆五月十一日（穆曆三月十一日，廢曆四月十二日）為穆聖誕辰，埃及全國開會慶祝。茲將埃及開羅慶祝之盛況錄之於后：

是日天朗氣清，涼風襲人。開羅各機關均放假。民衆在其家門之外高搭席棚，誦讀古蘭，講述穆聖歷史，任人入內聽講，以作紀念。予聞友人言及：開羅各界并於此間阿巴斯校場建一很大會場，是日下午五時上至國王下至庶民均至該會場參加慶祝。予欲觀光回教國家慶祝聖誕之盛況，并瞻仰年少有為之國王法魯克一世丰彩，乃於午後三時許偕友人去該會場參觀。

該會場在開羅城北，在國王衛隊營房側面，即該衛隊每日操演之較場也。該場所佔之地約合中國百餘畝。場中心乃整齊地排列着馬隊步隊軍樂隊之埃及兵士，以歡迎國王並俟其檢閱者，場四週環築馬路，路上滿鋪黃沙，以備國王行車。（由王宮至此，凡國王車行之道皆滿鋪黃沙。）馬路旁插着無數的有兩丈餘高之木條，木條頭上掛着埃及國旗，每根木條下面用細繩聯

繫起來，彷彿欄杆，民衆即靠此欄杆向內觀望。再每隔十餘木條便安置一個擴音筒，以便講述穆聖史及誦讀古蘭時全場皆能聽見。在欄杆外面丈餘之距離便是政府官員與各修道院以及其他團體所搭之席棚。國王之席棚在場東面之正中央，棚門上面書「國會」字樣。棚內排列着數十金紅色之綾錦坐椅，國王之坐椅置於中央，其他排列兩旁，地上并鋪有最美麗之地氈，開羅市長阿布董色略同在棚內招待一切。該棚前面立有一五丈餘高之桅竿，以百餘電燈組成一埃及王冠置於竿之頂端，又以細繩將許多電燈聯繫起來，如線一般，一端繫於竿頂，一端繫於地上，有數十根斜掛於竿之週圍。入夜之時，將電門開放，金光燦爛，煞是好看。

將近五點鐘時，忽聽人聲嘈雜，維持秩序的警士們一個個便端立於馬路兩旁。於是轟轟的大炮聲，「國王萬歲！」「法魯克陛下千秋！」的歡呼聲，以及鼓掌聲，軍樂聲，由西而東如潮水般地湧流過來。忽有二十人一隊的彪形大漢手持銅矛，跨乘世界馳名的阿拉伯戰馬的衛隊，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地由觀衆面前馳過，一隊又一隊的馳過後，便緊跟着一輛簡樸而莊嚴的馬車，內面坐着埃及全國民衆所敬仰的

國王法魯克一世。彼端坐車中，年少而貌美，笑容滿面地將其右手放於額上向民衆答謝彼等愛彼之勝意。與彼同車者係內閣總理馬穆氏。隨着又有兩輛馬車，內面皆內閣閣員，又有一衛隊馳過。在此大炮聲，歡呼聲、鼓掌聲、軍樂聲，以及國旗飄揚之下，國王便到其席棚之前下車矣。彼於棚內休息片刻，并與早來會中之各大臣——尤其愛大校長麥拉思氏寒暄後，又走出席棚，立於門外。於是在場中心之馬隊步隊乃順着馬路於軍樂聲中從彼面前走過，向彼行注目禮，彼亦舉手於額與彼等回禮。閱兵完畢，彼又回到棚內，招待員獻茶點畢，彼乃偕同臣僚去至大修道院所搭之席棚中，在各長者一聖潔的國王萬歲一的歡呼聲之下，彼便坐於該席棚之中，聽大長者阿布杜勒哈米德講述穆聖歷史。當阿君在擴音機前開始講述時，國王及其臣僚皆起立靜聽，此時全場民衆亦肅然無聲。每當至聖的尊名——穆罕默德——由擴音機里放出時，馬上就聽見一願安拉賜福他——的回響聲如打雷般震動一次。聖史講畢，另一長者亦於擴音機前誦讀古蘭。讀畢，國王又於該棚進用茶點，時至六點，國王乃離席棚，上馬車，在大炮聲，歡呼聲，鼓掌聲，軍樂聲中離開會場而回王宮矣。

國王走後，予同友人繞場一週，見場之西頭立着很多竹竿，竿上綁着很大的鞭炮。友人對予言及，此乃今夜十時燃放給民衆觀賞之火箭也。今日場中之民衆甚少，大約七八萬人，且每人面部表現着快樂，口中并不住地念着一願安拉賜福穆罕默德——之讚詞。因時間不早，予同友人離開會場，歸途中尚見許多去觀看火箭之男女。友人并對予言：今夜各席棚中皆

國內

抗戰建國紀念日祈禱大會

救國協會通電全國舉行

桂林回民舉行大會之

概況

本社專訊：回民救國協會通電全國同胞，於七月七日舉行祈禱大會。原電云：各省市縣清真寺回教團體均鑒：七月七日為蘆溝橋事變週年，中央政府為喚起全國民衆繼續堅強抗戰追悼陣亡將士死難同胞起見，特定是日為抗戰建國紀念日，凡我教胞務於七月七日舉行祈禱大會，全體參加共襄盛典，專電奉達，諸希公鑒。中國回民救國協會鑒。

整夜誦讀古蘭和講述聖史及教義。有的席棚并作成許多精美餽儀施給窮人，且為各長者親手所作。

阿巴斯校場距予所住之宿舍不到兩里，當予就寢時忽聞附近高樓頂上男女小孩狂呼怪叫，於是鞭炮聲便遠遠地從阿巴斯校場傳來，繼之有綠色電光充滿開羅城北天空。噫！此非阿巴斯校場正放火箭乎？埃及民衆今日真快樂也。（僕）

又訊：省會成達師範學校及清真古寺發起召集之桂林回民七七抗戰建國紀念會，已於七日下午一時在西門外清真古寺舉行。雖值陰雨，而參加之各界回民暨成達師範學校暑期留校員生，仍不下二百餘衆。會場在該寺大殿前廳，正面高懸國黨半旗。廊柱遍貼標語，於幽靜莊嚴之宗教意味中，仍充溢熱烈哀悼之致。振鈴開會後，行禮如儀，即由主席馬松亭阿衡致開會辭，略述七七事變之感，及回民在抗戰期中之責任，與本日舉行祈禱之意義：（一）祈禱人類和平，（二）祈禱我國勝利，（三）祈禱 真主賜福陣亡將士及死難者。旋由馬阿衡朗誦古蘭經中之抗戰篇。會衆莫不肅然起敬。繼由張玉光阿衡講釋該段經文意義，發明古蘭經訓，洵足為吾人抗戰之指針。次由廣西省會各

界七七抗戰建國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代表謝舉榮君講演，除對於回教之正義教訓，表示崇敬外，并舉土耳其復興運動，純基于回教抗戰之精神，希國內各民族一致團結禦敵，以追隨土耳其而取消遠東病夫之徽號。次由成師艾主任宜裁講述七七事變經過。對於事變前因及經過，均有極詳盡之敘述，次由成師謝徵波講演七七事變之感想及應有的認識，(一)抗戰為軍民人人應有之責任；(二)不要浪費人力財力物力，以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三)注重後方生產；(四)發揮回民愛國抗戰精神；(五)須抱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信念。

次由成師王夢揚講戰時回民之責任，并回溯回民抗戰建國之榮史；詳述抗戰發動年來回民對於軍政，文化，民運各方面之工作動態，復介紹回民救國協會的組織，希望桂林回民亦行組織分會。末由馬松亭阿衡報告回民救國協會成立經過，臨時提議成立桂林支會，當經全場會衆一致起立通過，并推選馬健卿，以鶴笙，白葆生，各清真寺阿衡，成達師範學校全人各坊回民代表等二十餘人為籌備委員，擇期舉行籌備會。繼由古寺教長馬玉成阿衡依回教儀式領導祈禱，全場空氣，靜肅異常，末由王夢揚領呼口號，頓由靜肅轉成熱烈。

總計開會歷三小時之久，會衆毫無倦容，散會時已四時半云。

抗宣團在寧夏

寧夏七月十四日電：甘甯青宣傳團團長王月波等一行十四人，於昨午由蘭經固原靈武等處來甯，省主席馬鴻逵派代表李振國赴距省六十里之甯朔歡迎，口口集團軍總司令部高級官佐柴成霖等，及省府各廳長，高等法院院長海濤時子周馬如龍，李翰園，蘇建三等，率各機關職員數百人，於南郊外歡迎，該團於軍樂悠揚聲中進抵省城，在此間大約有一週之勾留云。

寧夏七月二十日電：甘甯青宣傳團十九日晨在省會東教場，向口口口口軍總司令部馬鴻逵獻贈錦旗，該軍駐甯部隊及黨政各界參加者達二萬餘人，爲甯夏空前盛會，典禮於軍樂悠揚聲中莊嚴舉行，馬氏繼代表該軍致詞，馬氏鄭重表示其對於抗戰之意見，略謂本軍已有多年革命歷史，對於北伐統一諸戰役無不參加。歷受國家之優渥待遇與國人之殷殷企望，深爲感激。此次全面抗戰展開以來，本軍在中央領導下，負責捍衛綏西一帶。如敵軍來犯，決予痛擊，以盡吾守土之天職。本軍願與西北共存亡，此殊足以奉告於國人及關心西

北之同志者也。全場掌聲雷動，宣傳團團長王月波致詞略謂口口口口在馬總司令指揮之下，必能發揮其威力，予敵人以嚴重之打擊，將來戰勝日寇之後，吾人當再來甯夏舉行盛大之祝捷會。屆時不但國人更深其同情，國際愛好和平者亦將向馬氏致敬，必被認爲復興民族之主要力量，而接受重大之榮譽也云。

又電：阿拉善方面，近派代表來甯，歡迎該團前往宣傳，現定二十日晨乘專車前往定遠營工作。甯夏府并派員協同前往。

甯夏七月二十三日電：甘甯青宣傳團到甯後即積極從事宣傳工作。連月應壯丁總隊清真寺處之請前往講演。每次聽衆均達七八千人以上，予各方人深切之印象。阿拉善旗方面，以該團跋涉萬里，前來西北工作，深表欣佩。特派梅林章京陳寶峯等，歡迎該團前往該旗宣傳。該團團長王月波等一行，偕同省政府參議馬玉貴及蒙藏委員會調查組主任王克訓等，於二十日晚乘專車進抵定遠營，漢蒙回軍民齊集郊外歡迎。二十一日晨，旗政府會同馬軍於延福寺，召開宣傳大會，到漢蒙回同胞三千八百餘人，開會達四小時之久。該旗親王達理扎雅，並向委座白副總參謀長及行

營主任敬獻擁護抗戰錦旗各一面，以表示該旗蒙民擁護中央服從政府之中心。會舉高呼擁護最高領袖復興中華民族，口號。該團此行獲蒙漢之民族同情，民族間之精誠團結愈益堅強。

回民戰地服務團到信陽

中央社信陽六月二十三日電：漢市回民戰地服務團一行十餘人，由團長李承霖領導，于二十一日由漢來信，連日以來，于陰雨連綿中積極推動各項工作。茲為便利救濟難民難童及宣傳抗戰意義，增加人民抗敵情緒起見，定二十五日晨假勝利影院舉行擴大宣傳會，並聞該團攜有宣傳品甚多，屆期分散到會市民，以廣宣傳云。

臨夏伊斯蘭青年學友會成立

本社專訊：臨夏智識青年馬毓貴王一勤等，為謀嚴密本縣青年組織，及砥礪學行，聯絡情感，集中抗戰與救義宣傳起見

，特於七月上旬發起組織「臨夏伊斯蘭青年學友會」，凡具初中畢業而在臨夏居住之回教青年，皆有入會資格。聞籌備以來，參加該項組織者頗為踴躍，並不久即招開成立大會云。

新疆的教育文化近狀

新疆省的教育及文化事業，近年來頗有發展。講到教育，現在初級學校有四百零一所，中級學校有十一所，高級學校有一所，計有學生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人。但在這個數目中，尚有五個中級學校，民衆學校及各族文化促進會的會立學校的學生數未列入。大體上，學校總數在一千五百六十六處，學生總數在十五萬人以上。教科書已編印者，漢文四種計四十一萬八千冊；維文（即繆回）六種，計二十一萬六千二百四十冊；哈文兩種，計兩萬冊。新疆省政府對於學生頗為優待。學生

入學，概不收學費，即紙墨筆硯以及課本，亦由政府供給，並供給膳費宿等。中學大學的學生還有津貼，畢業後政府加以任用，絕「無畢業即失業」的恐慌，並且每年選遣派學生到外國留學去。

在文化方面開展着光輝的前途，就是新聞事業的開始發展。兩年前，一新疆日報，每天僅出三四百份，且僅限於迪化一地。現在除迪化總社外，在塔城，伊犁，阿山及喀室，尚有四分社，各社中皆出版漢文，維文，蒙文，及哈文四種報紙，每種日出千餘份以至三四千餘份不等，總計全疆的報紙，每日已過萬餘份以上。

此外，新疆省政府非常注意民衆的娛樂。在各大城鎮中，俱已設立電影及新戲院，雖然電影及新戲還很幼稚，並且有少固執的人不喜悅看新戲，但這種民衆娛樂的發展，將來一定會受到民衆的歡迎的。（七月十六日教育通訊週刊第十七期）